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十

般陽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遺子小二，往齊河索贖，出西門見兄，
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
第一証之，二作色怒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
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晝夜狂奔，至泰山下，
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衆紛出，皂問所事何如矣，一人
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答皂思良久，
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

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贊即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
僵既曉第主出見人先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
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催
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
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領晴羊舍嗒然若喪闔
舟大恐停棹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懇勅于
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墜如前狀日凡三
四又踰日舟人命多憐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

但糝米于水寂無聲俄至一處水清澈底下有群龍五色如盆
如覆條之畫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之可數衆神魂俱喪則
息含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則見海波深
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
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成陽
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出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
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
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法真之善飲能雅譔樂其酒欲盡真

投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入壺。並無少減。質異之。堅求其術。具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愈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竟哉。我向貪聞。萌芽想者。徒以負耳。一笑而散。由此往來無間。形骸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唐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法僅足所用。未嘗蕪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實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懷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卧。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壘紫純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睜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

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贖。賈曰：百金非少，但投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于朋友者乎。真授其訣，賈顧砌石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肆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于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安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紫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高視我為守錢虜耶。

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教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孤耳。出身秦微。不堪孽累。致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飲。如初。賈至九十餘。孤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砒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不傳人。一日以株連被逮。妻弟餉獄食。隱置砒霜。坐待食已。乃告之。不信。少頃腹中滑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向城中物色。薛荔。瓜。為末。清水一盞。將來。妻弟如言。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服之。立刻而愈。其方始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即慨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僧又舉內外殿閣，并請裝修。客辭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請備囊倒裝，悉以投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遂持刀相向。客哀求，切不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且迫使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徧搜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有妖異。將軍怒，斬闥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僧。女子所在，實為烏有。是

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重募僧廟宇從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與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于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蹇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紫然雖偏重不得墮欲出之而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縫始見彭大卧其中出而問之亦不自知其何以入蓋其家有狐為祟乃狐之所為也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咒卜此神自稱何仙乃純陽弟子或云是呂祖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

統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何仙力居多焉故文學士多皈依之
每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與文宗案臨濟南
試後諸友請決第等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有樂陵李惟乃好學
深思之士其相好友在座出其文代為之讀凡批云一等少間又批云適
評李生據文為漸然此生運氣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適
不相符寧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在探之少頃又書云適至
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之暮
客六七人栗生何監都在其中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飲鬼道中
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
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

閱卷公會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批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許。以兆太史替其文。為解其惑。李心益壯。凡語不復置懷。案發竟居罪。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撤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譎至此。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語者所為。于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其焚香祝謝之。凡又批云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作。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言布之。久而幕中亦聞懸牌特魁之科。試果列優等。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中醜婦巷內。至夕無閉林也。

○○○神女

米生聞人偶入郡，飲醉過市，聞高門中有簫聲，詢知為開壽筵者，忽門庭珠清寂，醉中雅愛笙歌，因就街頭寫曉生刺封祝壽儀投焉。人間君係此翁何親，米云並非，人又云此流寓于此，不審何官，甚屬驕倨，既非親屬，又將何求，生悔之而刺已投矣。未幾兩少年出迎，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冑，見生至，俱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稱良難，予兄弟代謝高賢之枉駕也。生遜謝，遂增一筵于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于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養鼓。

吹大作，座客無譁，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傾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並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誰，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曰：不識，諸曰：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不知其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燔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

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繫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寃。釋之。家中田產蕩盡。衣巾革襦。莫可開復。于是携囊入郡。日將暮。休憩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命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曰。諾。問何貧。答若此。生告以故。問安往。又告之。青衣向車中。語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織手塞簾。微曉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无妄之禍。甚為太息。今日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為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帶。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闕。車發已遠。不解何人。執花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

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生又不忍負花遂歸依于
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負不廢讀過歲赴郡應試悞入深
山時值清明遊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向年車中人
也見生停駱問何往生具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取生慘
然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未復也女郎暈紅上頰嗚云且坐
待路隔款段而去久之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說如
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愚我多
矣自分撮芹不難重賜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小像焚香
供之足矣婢不顧妻金于地上馬而去生得金終不屑富緣旋
入邑庠第一乃以金授兄善行運三年舊業盡復適有巡

撫于闐者，乃生祖門人，優恤甚厚。然生素清鯁，雖屬通家，不肯少有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家人不識，生出視，則傅公子也。揖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公子拜伏于地，生驚問故，則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于撫臺，非兄不可，生力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從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屬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耶？」生曰：「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路可踏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乃馳馬去。

更半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已言未幾，女郎憐然入，向壁而哭。不出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娘子無以有今日。但有灑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柳風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祛，隱柳搔之。女怒曰：子誠敵人也。不念醫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子過矣。子過矣。怒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司理，偶失禮于地。官將達帝庭，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

以黃紙一幅為券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懷恨不已。乃假
崇言于巡撫。巡撫以事近坐疊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
而未得其便。及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然然遂去。意似恚其
不忠。生追語之曰。歸告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殉之。歸而
終夜思維。計無所出。適院署有罷宴購珠。生乃以珠花獻之。
姬大悅。竊印為生箴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但數
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當者。今仍為主人棄之。笑因告以情。
且曰。黃金拋棄。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酒要償也。踰數日。傳
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
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生色益厲。公

子慚退曰此事殊未了。冀日青衣奉女。即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百鎰之寶。直須實作富家翁耳。什製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仲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于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悶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公子使從人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歡若一家。有客餽苦糲。公子飲而笑引盃百瓊。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昏媾。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出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鈞長。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見嫂以及僕婦。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肯勸納。妾生不肯。適兄賈于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姓顧。小字博。去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酷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遺出鬻于市。先人廉其值。買歸。妾愛之。先父止生妾。故與妾。後父死。家落。妾寄養于顧媪家。顧妻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死不肯。故得存也。夫婦嘆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并賜之。親為簪于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親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

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于肌表。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即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並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惡哉。姬乎。因其甚。而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味爽時必薰沐以朝。後博士一舉而男。兩公分字之。生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病。女置材。倍加寬大。及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女已材中死矣。因合葬之。今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固有靈于神者矣。

〇〇〇湘裙

劉仲，陝西延安人，與兄偕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嫂亦
繼。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一繼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
仲恐繼娶不賢，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
被友人留酌，醉歸，途中遇故憲友梁生，邀至其家，竟忘其已死，隨
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問之曰：「新移于此，入謀酒，又告竭，囑仲坐
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忽見一婦人控壺而過，有八九歲童
子隨之，其面目神色，他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委繼之，便問童子何
姓，童曰：「姓晏。」仲驚，又問其父名，曰：「不知。」叔問問，已至其家，婦人下
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入問，少頃一媪出，窺則其嫂也。訝

叔何來。仲大恚。隨入。見塵落。整頓。問兄何在。嫂曰。責負未歸。問
騎腫者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
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醒。始悟所見皆鬼。無以兄弟情切。亦不
甚恨。嫂治酒飯。仲急欲見兄。從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云。李家
負欠不還。反與父鬧。仲聞之。與阿小奔去。見兩人方拚。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入盡路。急救兄起。敵已供奔。追投一人。樁楚無算。
始起。執兄手。頰足哀泣。兄亦泣。既歸。攀家愁悶。乃具酒食。兄弟
相慶。忽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拜叔。仲挽之。哭曰。兄曰。
大哥地下有兩子。而墳墓不掃。弟又無妻子。奈何。伯亦悽惻。
嫂曰。道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言。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

之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矯慣。冥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因問。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食十年矣。問己字否。伯曰：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心動，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止弟宿。仲本不欲留，意戀湘裙，將探兄意，遂別。兄就寢，時方初春，天氣尚寒，齋中風無煙火，森然冷坐，思得不飲，俄見阿心推扉入，以杯羹，手酒置案上。仲問誰為。答曰：湘媿。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置床下。仲問爹

娘膝子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媛同榻耳。阿小僕叔。眠乃掩門去。仲愈湘裙。慧而解意。愈愛慕之。且能撫阿小。欲得之心。更堅。輾轉終夜。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願大哥留意。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于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物何害。伯會意曰。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血。迎出不止者。便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已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為之代慮耶。妻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

不羞。欲從阿叔奔走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曰。諾。既歸。偽增其言。年托言兄責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肖。亦信為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把書。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甲。凡素灼人而兒戲且誦。殊無少怨。見甚慧。日盡羊豕。夜然叔。叔極足。恒背誦之。叔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接想矣。一日。僕之媒來為阿小議。相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謂婢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甫嫂坐。其述有客在堂。乃

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厨下刀砧盈耳夫俄
而有裁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
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雲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
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開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
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
答曰未見惟鄰女藏靈仙群以美顏貌亦猶人異善情飾耳
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
未可姑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畫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
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之遂取紙作數畫若符于門外
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鬟殆類

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間瀾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
談數盞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魄蕩魂飛
目前唯得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于側歲靈仙忽起寒簾
而出湘裙從之伸亦從之歲靈仙握手趨入他室湘裙甚恨然亦
無可如何憤已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伸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
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伸疑其妬不樂而散次之歲靈仙不召自來
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伸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
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伸病不能起始大悔與湘裙
與共寢處真可避之晝夜之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堂湘裙
據杖逐之鬼怒與爭湘裙任弱手足皆為所傷伸寢以沉困

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遇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厥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放適。伯椒返。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姬來。伏地哀懇。伯又青姬。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艱忍間。已抵家門。直至臥室。詭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

故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
裙慚愧。歎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
欲出作秦伯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
見父出。零涕從之。伯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從
此不復相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三十而卒。仲撫其孤
如侄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出。一日謂
仲曰。我先驅孤狸于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
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
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死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

寧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悲承絕
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世三世。一世為金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與于唐
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卷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
千萬計。推輿為首。聚散成群。某被攝去對質。閻王問曰。爾既
銜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曰。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
耳。閻羅即發一籤。往拘主司。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
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見之。閻羅曰。此不
得相諉。其失一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與不滿志。戛然大號。西墀

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咎罪太輕。是必拯其雙
睛。以為不識文字之報。閻羅不肯。眾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
得。臣文特其所見。鄙耳。眾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
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墮血鳴嘶。眾始大快。皆曰。吾輩。抑鬱
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漸消矣。閻然而散。
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盜中。
有兵巡道。往年賊俘擄其眾。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某可
辨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則與也。驚曰。吾合休矣。
既而得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辨。立新之。某至陰司訟興。
閻羅不即拘。待其極盡。遲之三十年。興方至。面質之興。以草

昔人命豹作畜。稽其所為。曾杖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後世
再報。請為犬畜。閻羅判為犬犬。某生于順天府市肆中。一日
卧街頭。適有客自南携金毛犬來。犬如狸。某視之與也。心易
其小。斲之。小犬咬其膝下。繫綴如鈴。犬犬據扑。嗥鼠。市人解
之不得。而犬俱斃。並至陰司。互有爭論。閻羅曰。竟相報。何
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為某婿。某生度世。二十
八舉于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妻。禽焉。皆不許。過臨
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學生即與也。遂執至旅舍。
優待之。問其家。適無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不知其有
夙因也。及完娶。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

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塔中歲淹塞苦不得售翁為百計營謀始得速捷從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翻傳固善。然墮下千萬眾如此紛紛。母亦天下之愛婦。皆冥中之悲。嗚執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喜其慧。納為弟子。啓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屢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籙。季饗者接踵于門。一日有史來。

自稱翁姓。炫陳帶帛。謂其女兒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執始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卧。殼障中。婢以鈎掛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于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笑曰。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投之已昏。少間復至。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不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于其家。夜方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春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細亭。姑止焉。鬼為狐。崇陰陽。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線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光艷不絕。故留金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

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告石。請石入視。石焚香符。坐診之。見綉幕有女郎。麗如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瘴。女即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珠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云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托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狀。扶杖而出。叟問故。曰。此鯨之難也。叢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蘇者。叟嘿而出。石送囑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愈問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

君子石喜頓首于地。乃曰：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業者既畢，石恐負約，請與盟。盟出曰：先生何見疑也？隨拔長亭所揮金簪投石為信。石喜拜受，乃徧集家人，悉為拔除。惟長亭深匿不出，遂寫一佩符，使持贈之。是夜寂然，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注水，所患若失。石起，辭受，挽茵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辭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倉皇告曰：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走。言已，逕返身去。石戰惧失色，越垣急竄，逢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已，從與俱歸，心懷忿憤，無路可伸，欲往汴城尋師治之。奈家有老父，病廢在牀，日夜壽思，達

退莫決。忽一日復與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兼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隱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欲設筵。媪曰。我非閑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恙。卽肯為長亭一念老身。為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與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心不能平。與叟日相詰諍。長亭亦涕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地。惟乳媪哺之。地好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

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
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父又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
不能受吊。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銀絰者長亭也。
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泣撫之。良久漸甦。曰。我疑已死。
與汝相聚于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
所負心。適家人由東海過。此得翁函信。妾遵嚴命而終。兒
女之情。不敢僭命。而夫翁。愆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
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而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嚔
啗。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牲盛潔慎。石乃大慰。然病久
急。功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兒歎。洽吊唁。喪既闋。石始能杖而起。

相與營謀殯葬。已而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枕兒號隱
忍而止。未幾有人來言母病。乃謂石曰。妻為君父來。君不為妻
母。放令歸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後
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燕入。石方
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日夜而奔千里。
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固詰之。乃哭曰。今為君言。怨妻之所悲。而
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客交最善。
以幼學妻其公子。公子數通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已留
之半年。不令還。公子恚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緡鎖縛。
老父去。一門大壞。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

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亦不為妾子。開之竹，豈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女俱伏鶻問其故。又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要求人復何顏面。石曰：妾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敢忘。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于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乃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義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悲公解歸，則卿之夫泣也。悲也。媪夫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許，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拜，師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孔前股。

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亦城語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始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齧之，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之曰：蘇癩乎？勿拙可取。狐睛睜爛，似有恨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鬼信姬先去，留女侍石。石至，女逆而伏。石視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還故居矣。村舍鄰通，音問可以不梗。妻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先生而無母，未便瑯折。我日已歸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遂，在卿。

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美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予度云。

吳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舉。而女而輒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猶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之有冰玉而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庸。性慤拙。因與里中羊富室有卻。羊先

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真使榜我矣。俄而身赤
瘡。踣呼。遂死。席慙。不食。曰。我父朴誠。今見凌于強鬼。我將赴冥。
伏伸冤氣矣。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痴。蓋魂已離舍。席覺。初
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遙入城。其父已收獄中。
至獄門。遙見父卧。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流涕。曰。獄吏
悉受賕囑。日夜榜掠。脛肢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
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鬼所能操耶。遂出。罵狀。越城隍。早衙。喊
冤。投之。羊惧。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
忿氣無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諸郡司。遲至半
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赴案。席至邑。備受桎梏。慘

寃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後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腹心與席閔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于王前，各有函遺，恐殆矣。席猶不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怒色不容置詞，命答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漢若不聞。席受答喊曰：受答允當，誰殺我，無錢也。冥王益怒，置火床兩鬼，擘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直通赤鬼，脫席衣，擲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四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猶辛澀，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恚未伸，寸心不死。若言

不訟是欺王也。必訟。王曰：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軀。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曰：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闕，痛不可忍，顧亦禁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三然，尋至肋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鬼即推令復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路，一鬼于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身頓健。

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明如前。席恐再罹酷吏。便答不
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
念陰曹之昧暗。尤甚于陽間。奈無路可達。帝總世傳灌口二郎
為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二隸已去。遂
轉身南向。舍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梓回復
見。昇至竊疑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
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為。
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願之壽。亦願足乎。乃註籍中。廂以
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驢而罵曰。奸猾賊類。
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天磨中。細研之。席張目叱曰。

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會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開。鬼引與共坐。席使探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為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槎不忘淮口。約奔數十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寃憤正無所出。且意是不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編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翹。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

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屬即二即也。帝視二即脩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帝從二即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衛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帝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罪。二即援筆立判。項刻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縷祭戰。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斷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食蝦蟇蟻之微生。可憫。崇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窰。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肅瘁者不辭折腰。

即或勢逼天條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鷂之手既聞
念天民貧且飛揚其徂猶之好更不嫌乎鬼疫惟受賂而枉法
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贖罪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
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脩德庶運落等
之身何得苦海生波蓋造彌天之孽飛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
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獄吏為尊
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當以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
向湯鑊之中撻其筋骨羊其富而不仁殺而多詐金豕其地
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靈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
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其籍羊氏之家以償席

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庸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至家。席先勸全家入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又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道日豐。三年良汶編界。而羊氏子孫微笑。樓閣田產盡為席有。即有置其田者。必替神人。以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于是復歸。常于席。上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
美如兒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投臂邀至寓所相與款
宴問其姓氏則金陵俞士忱也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更加浹洽
訂為昆仲少年遂喊名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
寂落更無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約十三四肌膚瑩潔粉
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著親客家中似無喊獲公子異之數語遂出
自後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
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許不如從
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場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

曰中秋月明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枕入內。素秋出，匿道，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中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弄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寒簾出，則一青衫婢捧壺，又一媪托樣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美性矣，但聞簾內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適噉，悵咳，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梳流，民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下。遂與商定行期，帶宅携妹與公子俱西。

既歸除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翰林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初赴童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于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感。故寧寂耳。今見大哥不能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噪。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頌慕者爭錄其文。互相傳頌。恂九

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及榜發，兄弟皆默。時方對飲，公子尚強作嘍，恟九失色。酒殘，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叩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家嫂撫愛，勝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也。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恟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恟九命昇至，力疾而入，屬妹曰：「我沒後，即閉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自己暝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素魚徑尺，僵卧其中，駭異。問素秋，役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遊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

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于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商于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子年已二十，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心不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閨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又有故尚書孫某甲將娶而婦卒，亦遣冰來。其甲第人所素識，公子故一見其人，因使媒約甲所謁。

及期垂簾于內。全素秋自相之。甲至。乘馬駒從。炫耀閭里。人又
秀雅如處子。公子大悅。而素秋殊不樂。公子竟許之。盛備裝
奩。素秋固止之。公子亦不聽。辛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
繫念。月輒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携數事。付嫂收貯。不解其
意。亦姑聽之。甲少孤。寡母溺愛太過。日近匪人。引誘嫖賭。家傳
書畫。鼎彝。皆以酒博。賫戲債。韓荃與有瓜葛。日招甲飲。而窈
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因求之。甲意搖
動。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彼亦
無如我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翻菴哉。遂
盛妝而姬出行。酒且日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感之。約期

而公至日慮韓詐誤夜候于途果有與來啓簾驗始不虛乃
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明白甲奔入誑素秋曰公
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狀州遂出與既發夜迷不知何
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見二巨燭來衆切喜其可以開
路及至前則巨燭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要與啓聞將
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墜于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
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
陪娶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極編愆都邑某甲懼求
救于韓以金壹兩正復憤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愁無所復
計各處勾勝至俱以賂屬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

于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能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憲票拘韓對質。韓俱以情告父。時已休職。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及見官所。言及遇蟻之變。憲謂其詞枝梧。家人榜掠殆遍。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帶田產上下營求。刑難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贖。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倚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蒸芻貧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中。素秋偕一媪焉。然忽入。公子詰問。林固無恙耶。笑曰。蟻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于其母。彼亦識兄。

今在門外公子倒屣出迎則宛平名士周生也素相善把臂入
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願末初素秋味與款生門母納
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欲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甚得母歡
以子無婦切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日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
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即屬媪為媒公子以素
秋居生家久亦有此心及聞媪言大喜即與生面訂姻好先是
素秋夜歸欲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情無所成故索
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罷之
又恣生家不費道又遠親迎殊難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齋第

生亦備帶帛數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曰今得新婿從前
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笑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所問之蓋
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西眉驅之去即對燭獨坐
婿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
偕往素秋曰不必公子強視而去是科公子中式生落第歸
踰年女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謂嫂曰向求我術固未
肯以此廢物棄也今將遠別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嫂驚問故
答曰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
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別
公子留之不得至泣下問何往又不言鷄鳴早起携一白鬚

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昧已迷所往。三年後。鬪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保無恙。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過一叟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粹不能認。叟傳足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忽遂去。公子聞之。使人于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如糊眼主司。因衛命不衛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疾。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鴟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世而試輒不善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
姓卽風格飄洒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謀就正卽請之不甚
稱誅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大場取榜尾亦不足賈曰奈何
卽曰天下事仰而遊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
一二人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肯道者賈笑曰學
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養耳如此獵取功
名雖登台閣猶為賤也卽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得君將抱卷
以終止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
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然默然卽起笑曰少年盛氣哉

遂別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志，頗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請之。未至，蘇篇昏，致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場期將近，即忽至，相見甚歡，出擬題七，使實作文。及成，索閱不許，令復作。已又嘗之，實戰于落卷中，集其精華，沉澁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實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即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遍，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闈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裡。入場七題，無一道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無以為善，缺少實易而顛倒苦思，更不能復易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即候之已久，問何暮也。實以實

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回憶場中文渾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其惟不作此等想。談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其寓。賈曰。諾。即去。賈復取文自閱。大非本懷。快。自失不復訪。即啓表而歸。榜發。竟中經魁。復閱舊稿。汗透重衣。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予正慚作問。即忽至。曰。求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遠自念。以金盆玉椀。賂狗犬。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林。與世長辭矣。即曰。此論亦高。但恐不能耳。若果能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僥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即曰。吾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有叟坐堂上。即使菴之。呼以師。叟曰。來何

早也。卽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護。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聽命，卽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授以銀，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標內，惟几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覺微饑，取餅啖之，甘而易飽。因卽寂坐，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脉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脇窺之，則虎蹲蒼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收神凝坐。虎似知有其人，尋入近榻，氣咻之，偏嗅足股。少間，聞庭中響動，如鷄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靨，骨暎然不少。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曰：鼠

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殺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姬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僂僂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向晨，聞更煎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即從更入。更對賈杖，即便令逐客。婦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別，相見行有日矣。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

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憇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捐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亡時其子纔七八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窮蹙，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遂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誰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滂沱，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玄，率陋劣，少文。長孫婦與氏沽酒具茶茗，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已同室，除舍，祖翁姑賈入舍。

烟埃光滿，雜氣熏人。居數日，懼慌殊不可耐。而孫家分供餐飲，調
飪尤乖，屢中以質新歸。日已括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
女，嬾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呼而與之質，怒携夫人
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
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愧贈，而祥
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寧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
稍已來近，就之質，喚入計量所耗費，出金償之，祥絕令去。遂買
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其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
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遂連捷登進士。又數年，以
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

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等疏恬退。未蒙俞允。未幾而
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積貯不盡。然皆窳餘勢。以作
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某娶為妾。
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于都。高道交章劾賈。亡殊無以
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
津。乙久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果。夫妻
携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之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
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既學。多造一重尊茶耳。
數日抵海岸。遇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
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實見鶴喜。躡身而過。押吏不敢禁。

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于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弔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即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閩中書我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而更假作以故閩里不及諸稿實生羞而遁去蓋亦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笑哉

○○○ 臘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臘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卜清門而世俗族鄰其寒賤不屑締盟所以及并未字對戶龐姓

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
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動秋波紫轉之少年俯首趨去既遠女猶
凝眺王窺其意戲謂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羞紅上
頰脉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女曰不識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
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近以妻服未闋故衣素娘子如有
意當寄語使妻冰馬女無語王咲而去數日無耗女疑王氏未往
又疑官齋不肯俯就邑上徘徊漸廢飲食繫念頗苦寢疾愒頓
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漸覺不快
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
鄂郎芳體違和莫非為此女頰頰良久王戲曰果為此病已至是

尚何顧忌。先令其夜來。聚彼事不肯可。女嘆氣曰。事至此。已不能着。若果不堪。果賤。即遣冰來。病當愈。若私約別斷。不可。王領之而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屬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有機。可乘。欲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闈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女問誰。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即果愛妾。但當速遣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始諾之。苦求一握。玉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必非鄂。即果是鄂。即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

何遂狂暴若此。若復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西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呼之。遂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陰摸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王不應。疑其藏匿。王又故嘆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編箔門外。竟不可得。悞恨歸寢。猶意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藉。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下。竊一物。美若紫綿。拾視則

巾裹女罵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息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
家門戶不悉情詣鄰舍翁窺窺見男子窺其音迹知為女乘大怒
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
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翁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
不能言俄頃已絕于墻下得續媼視之腦脂物也逼女哭而實
告之不忍貽累王氏言甥生之自立而已天明訟于邑官拘郭為
人謹訥年十九歲見人羞澁如處子被執駭能上堂不能置詞惟
有戰慄宰益信其情實橫加桎械生不堪痛楚遂誣服及解
郡獻朴如芑生寬氣填塞每欲與女面質及相見女輒詬詈遂結
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經數官覆訊無異後委濟南府覆審

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盡得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壽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臙脂訂約後，有知者否。曰：無之。過鄂生時，別有人否。亦曰：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問。生曰：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同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例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干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拘到，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曰：不知。公詐之曰：臙脂供殺下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

撤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以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樵子指婦，不得已實供。嘗與宿言。公于是釋罪，拘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狡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曰：黠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誣承。招成報上，咸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實亦東國名士。聞學使范公，恩山賢能稱最，且又憐才。而士宿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

乃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于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循介之外妻夫有幾供曰無之公曰淫婦豈得尚私一人又供曰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辱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不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嘗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之子有心于婦而未察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齊公赴城隍廟使畫伏案前訊曰業夢神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詢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

自首尚可原宥。虐者廉得無救。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夾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也。禡悉障敝室。令無少隙。袒諸囚背。懸入暗中。始投盆水。二命自盟訖。繫諸壁下。戒全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聽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灌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因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踏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伸手而踰

圍牆。使如烏隋。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開。感悅驚。厲氣
有皮。劔若此。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
為玉惜。情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公鳳于羅中。尚有文人
之意。乃却香盟于襪底。寧非無賴之尤。烟煤過牆。隔窻有耳。蓮
花瓣卸。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克外之克。誰信。天降禍起。酷
械至于垂止。自作孽盈。斷頭幾于不續。彼瑜璫鑽。固。有玷
大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答。折其已
受之憐。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
徒。破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
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鞦韆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攝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燼。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地窮安往。惡鬼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張有鬼。而李惜奪兵遺績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肺腑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即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綫纏紫。致使群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夫胆脂惹鷲鳥之紛飛。並托秋隼。逆鈞偏去。難保一瓣之香。鉄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于散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于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歲徒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事。喜銀
念之可覆。嘉其入阿之拒。猶潔白之憎。遂其擲果之心。亦風
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令。業既結。邂逅傳頌焉。自吳公鞠
後。女始知郭生。竟堂下相遇。覲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
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爰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賤。日登公
堂。為十人所窺。指怨聚之為人。媵笑日夜。紫廼無以自主。判牒
既下。意始安帖。是寧為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寬。誰復
思挑僮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
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

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
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晚者。直以控楮請之。何怪覆盆之
下。多泥堯哉。

花愚山先生校士山左。愛才如命。獎勵後進。非止衛文無虛士
也。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馬文煥。誤作水鉢。畢而始悟
之。料無不點之理。因作詞文。後云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
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
漢。皆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閱而和之。曰寶藏將山
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
在他入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嘗見會水濟殺。此亦怪才一事也。

○○○阿織

蜀山者高密人質販為業常客家沂間一日途中阻雨至歇處
夜已深徧叩無應徘徊廡下忽扉路開一吏出邀客入山喜從之
繫室登堂已上並無几榻吏曰我憐客無歸處相客的其實非貴
食沽飲者家下止有老荆婦女已眠熟矣雖有京滿已宿勿嫌
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携一盃足几至往
來蹂躪山甚起坐不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即出行酒畢顧曰我
家阿織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顏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
婚竊屬意焉因問吏清貴尊闔答云士園姓古子孫天折剩
有此女遣不忌攢其醜睦想老荆喚起矣問婿家阿誰答云未

字山功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有宿具食已致謝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弟三即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冥頑欲求援攀不堪寒賤且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啟辰謝某殷勤安置而去鷄脫鳴豈出呼容鹽沫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留客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媾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即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緄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得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乎山曰然媪恠客曰不幸老翁墜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

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見哀啼山亦酸慟媪曰此處人
情大不平善狐壩難以過度阿緘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
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
粟都已糶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
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
道南村中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邀一致之也即以囊
粟付山已策蹇去叩門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
夫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箬中山下為據量執藤母放女
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媪七留其一
人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七頭賃駢談僕乃返既

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為三郎完婚媪
治查裝甚備阿緘寡言少怒或與言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
停晷以是上下俱憐悅之媪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
母子也居三四年美家益富三郎入洋矣一日山宿古之齋鄰偶
及叢年無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為阿伯別第
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媪相留山訝之而未
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
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外尚搖急歸呼眾往視則已泐矣羣疑
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
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

人競相猜議女微察之至夜語三郎曰妾從君數年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不以人益請賜離婚言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歸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術以悅其異女雖不惧然感之不快一夕謂媪小恙釋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已空矣駭極使人四達踪跡並無消息中心營之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憚又年餘絕無音問父兄輒相詰責不得已勉買一妻然思阿織不衰又數年莫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織有叔弟嵐以事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問

及返。又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媳。孤女。僦居于此。目前
媿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
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遂往款扉。有人揮涕
出。隔扉問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
嫂啓。閱我是叔家阿。遂女。掖開。納入。訴其孤苦。憶恰悲懷。嵐曰。三
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逆。何遂遠適至此。即欲賃與同歸。女
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如白
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歸。以告
三郎。三郎呈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
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屋。直頻風示媼。七

絕之。媪死，幼輩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爲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有憂也。女曰：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賃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妻身之惡慚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于邑。隣氏止之，爲散粟于里黨，獻貨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所繼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擔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滿矣。又不數年，家中大富，而山苦貧，女請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習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謂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兄妻，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其母蔡。將使出處。客瑞雲。曰。此奴終身。餘軼之始。不可州。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奴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然見者必以贊。厚者接以奕。以畫。薄者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富商貴介。接踵于門。餘杭。顧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同。駕。亦竭微贄。真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珠玑。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詩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至。生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意。神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備贄復往。瑞雲接見。良。

歎移坐近生悄然曰。能圖一宵之聚。吾生曰。窮歎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私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怏怏。思欲登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善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不得一當。媼志將強奪之。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益滿。年餘連竊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往。而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蘭而過之。見蓬首虜

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溫言。願贖作婢。
溫許之。賀貸田傾數。買之以歸。入門。率衣攬涕。不敢以僮。
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
知我。豈以衰故忘神哉。遂不復娶。聞者又媵笑之。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偶至菴。見和生。怒問。抗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曰。適
人矣。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
其憤怒何。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於
構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
詰之。和咲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觀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
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懂才者之真賞耳。

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咲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
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
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同返杭
抵家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若有歡心也
即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
人也賀咲捧而吞立俟瑞雲自齎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
夫婦共德之目出展謝而客已渺飯免之不得意者其仙歟

○○○仇大娘

仇仲晉人也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襁褓俱幼繼室胡氏撫使
孤遺素能溫飽而歲屢侵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

保仲叔尚劇利其嫁屢勸駕邵氏夫志不撓廉陰券于大姓欲
強奪之聞說已成並無人知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
事已思中傷之因邵寡偽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思其不
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竟結附懷朝之隕
涕四體漸以不仁妻身床榻福甫十六歲因絰紉無人遂急為
舉姻婦姜秀才峭璐之女頗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
仍使禰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心腹交
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
敬作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
如早析則負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曰咄之奈魏日以

微言相漸漬。福感焉。直以已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物。而委棄之。魏粟機誘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及糧絕。女駭問。始以實告。女怒。遂折之。幸妻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愈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四屋悉償賭債。而母與妻皆不知。福資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貧資。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係漏網大盜。武斷一鄉。竟不畏福言之食。慨然假資。福持去。數日復空。意欲彌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惧。賤妻付之。魏閻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詆興。福惧甚。亡去。姜女至趙家。方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愈罵。大怒鞭撻之。終不

首服因故并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異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票已至趙行已不置意官驗女傷命重答之隸相顧不敢用刑官久知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與家人出去斃之善遂與女歸自妻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肯此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福時年十五雙亡無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于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泚其志雖逢父母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數載已不往置問邵氏垂危魏欲使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使托寄信大娘且說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奴景象悽慘不覺惻然因問弟福祿實告之大娘聞之怨氣塞吭

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
厨下。熱火炊米。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啖之。啖已。怒出詣邑。投
狀。訟諸博徒。衆懼。欲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官拘甲
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率子赴郡。訟之。郡守最惡
賭博。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
令知縣。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到縣。邑令奉命。敲逼
于。是故產盡。反。大娘已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
復來。大娘從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井然。母大慰。病漸瘳。家
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刀登門。侃々爭論。因不
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貴。饒道姜女。見祿漸長。成

囑媒謀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北公公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公子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遨遊，遂至花園。魏故與園丁相熟，放金入廚，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画橋朱欄，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紹祿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馬，祿信之，背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咲聲，方停步。聞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緝索，逐之。禍大寔，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咲，命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顏濕語，意

甚親。媪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遠。曩所祿不解其意，遂巡不敢入。公子強曳之入，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階墮，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求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頰着衣，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請教。公子曰：「拍名渾不似，祿思良久。」對曰：「銀風沒奈何。」公子大喜，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彙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婢共視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撰，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

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國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曰：「驚為不祥。」于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供，但戒子遠絕而已。諭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終不敢應。大甥應之，即借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贊入公子家，年餘遊。洋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完好，新婦既歸，僕恍如雲霓。大家笑魏既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指，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貨。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從口外。范公子上下賄托，僅以蕙娘免舟。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親自各理，新增良沃若干頃。

悉呈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返。遂寫離書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于旅肆。有丐子。性營戶外。貌絕類兄。親往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仲旗下。時徙至屯關外。向祿細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頭大哭。一室俱為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仲伺車駕出。先投寬狀。親王為之坑轉。遂得助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殫身計。乃

知仲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居。祿遂治任歸。初福別弟
歸。旬日投大娘。大娘奉母坐堂上。搥杖問之。汝願受其責。便
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
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
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女罵曰。我是仇家何人。來相告耶。大
娘頻送告福。而柳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
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極作無慈詞。托以金錢。無不苟。大娘察其
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姜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
肯事二主。楚委豈肯自罷。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躬往負
荆。岳父母請讓。良坎大娘叱使長號。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

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啗罵。福慚汗無地。自峇姜母始
與今起。大娘請問歸期。女向愛姊。惡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敢有
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
代白其悔。為翌日之約而別。次日以乘輿取歸。女逆于門而跪
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
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
納。我以一身來。仍以身去耳。夫婦皆與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
乃止。居無何。昭雪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
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

編管燕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
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辭書。持商蕙娘。
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徙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
岳所。公子知其笑。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
首敗堵。福負歸。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
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群起。壯麗擬于世。曹祿感
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
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
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
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

安之遣人抬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闊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福之而益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鷄酒焉。鷄以布縷縛足，逸入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不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厨中已百物俱空矣。兄弟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鱗，寧厚醉之而已。後魏

老貧而作丐。仇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嗟。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斷上流。渴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
屍。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
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也。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后昏
眊。竟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
而醉亦不惧。問冥間何作答。曰。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
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取也。烏得不知。但過繁不甚。閑切不能
盡記耳。三日前偶稽丹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
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愧。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致力。

性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
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
獄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
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
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
于田間。陽與語。紹窺督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
夜甦。坐井中大踈。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上。過宿往聽之。聞其聲。
急投石。戴移避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劊土填井。
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異。况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
匍匐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

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々滿洞。因而祝之曰。聞青燐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慙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皆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怜我等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端思我輩冷水浸骨。起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送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之一。此更何難。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念佛。捨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龍燈。衆喜。

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住。戴慮水沮。衆強曳杖以行。艱
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陞數仞
之階。盡暗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支。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
喜極趨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趨步不敢前。叟已睹見。訝
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子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
戴潛字龍飛。向因不肯孫室。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
于夜室。故以海水投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室
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于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
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株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
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錫。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

人傳其事。因告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焉。得昌汝既來此。當勿廢
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
課文。如師教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
夕。有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
無別書可讀。惟荆蕪百首。七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
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于
東原。戴教諾。翁乃與其群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
再屬。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其苦官
係累多人。杳無踪跡。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
于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

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妻，為妻翁所訟，激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寃治之，戴不許，且謂某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謠，于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遂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賣人入洞拾骨，保各為具市棺設地，葬之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于鄉。既歸，室兆東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亡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達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涸

高處得不瀟灑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
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至數年者苟非至善
三年地獄中豈復有生理哉

○○○珊瑚

安生內戚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
性嫻淑而生母沈悍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且親於往
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於以進益益怒後賴
自拯生素孝鞭婦少解自此益憎婦日雖奉事雖謹終不與
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父之母終不快觸物類
而罵之意總在珊瑚生日娶妻以奉姑輩今若此何以妻為遂

出珊瑚使老姬送歸母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
歸何以見便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
歸生族孀家孀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姬歸生隔隱其情
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割漸平登王氏門使留珊瑚
胡王召生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玉乃率珊瑚出見生問珊瑚
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慙不作一語惟俯首鳴泣泪皆
赤素衫盡染生恠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女已聞之怒詣
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返述其惡且曰婦已出尚屬安家何
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對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女怒甚
而窮于詞又見王意氣愈愈慙淚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

他適。先是生有女燒于媪，即沈氏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葬玉，往投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乃與于媪居。如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歸另嫁。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女多方為生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單媪。二成妻獨妬，驕悍戾，尤倍于女。或怒以色，則滅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于是女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滅姑歡。滅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替代女操作，滌器洒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于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女以鬱抑成病，委頓在牀。

便溺轉側皆須生。晝夜不得寐。面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
婦相與喚去。生于是奔告于媪。莫媪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
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掩鼻。生窘極。自肘下
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媪至。母喜止之。從此媪家無日不
有人來。必以甘旨餉媪。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無復爾。而
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媪不肯少嘗食。緘留以待病者。茶病亦
斷。媪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餚來。媪病沈。嘆曰。賢哉婦子。奈何
修者。媪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善。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
甥婦賢。媪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弟如沈。乃泣下。
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答云。不知。請訪之。又數日病愈。媪欲別。

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媪乃與生謀。折二成居。二成皆滅地。滅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媪。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滅姑乃喜。五折產盡書已。媪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已至其家。先求見甥婦。坐道。甥婦德媪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完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其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媪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媪曰。誠反躬無可罵。亦烏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媪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爾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續之所胎也。沈聞之。泣。

數行下曰。我何以見我婦矣。媪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
下。慚痛自投。媪力勸始止。遂為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
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織。二成稱饒。然兄
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滅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
齒。兄弟各院居。滅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滅姑無所用虐。
唐夫及婢。一日自經死。婢入訟滅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朴責。
仍坐拘滅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滅姑械十指。肉盡。脫官
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質。如數納入。姑釋歸。而債家責
負日重。不得已。悉以良田質于村中任。以田半屬大成所
讓。要生署券。生往。孫忽自言。我女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

紫。又顧生曰：冥中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向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悻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女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俄始已率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金。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反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銀。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道，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歸。二成與城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油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兄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

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甚德兄。滅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于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入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滅姑曰：「何如？我國謂兄賢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俱往哀債主，以怒不釋。二成乃秀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累真金一莊葉許，中盡銅耳。滅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贈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稱之。少五兩，命珊瑚質奩，妝以油其數，携付債主。已疑似舊金，以剪力夾驗之，紋色俱

足無公差認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滅姑疑發掘時元先隱其真金忽詣元所責數語厲生乃怡反金之故珊瑚逆而哭曰產固在耳何怒為便坐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其限已迫寸土皆非汝有古賴將以奚為醒告滅姑欲以田歸元滅姑唾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未幾長男病痘死滅姑始惧使二成退券于兄生不受無何次男又死滅姑益惧自以券置嫂所養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滅姑自此政行定省如孝子教嫂亦至半年母病卒滅姑哭之慟勺水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育十胎

皆不存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生養二子皆舉進士
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坂危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
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室孝順無德以馘之也。城姑自克
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有此言乎。然應迫死而
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可驅遣。而江浙五通則民
家美婦。取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趨引者。
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願風指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

婢媼盡奔閤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
不為汝禍因抱腰如嬰兒置床上裙帶自開遂狎之而偉岸
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怜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
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于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
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之妻慙不起心甚羞恨戒家人勿播婦
三四日始就平復惧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
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倜列肴酒
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息然恐更番為
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醉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
上坐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聯酒

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鮮血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宿趙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忽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頸，已裂而落。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墜，萬急發一矢，首者殞。三人吼怒。

拔劍投射者萬握刀依扉後。寂不動。一人入剝頸亦殛。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閤告趙。曰大驚。共燭之一馬而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仇。留萬于家。烹豕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饌。萬生之名由是大謀。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卜劉某。苦要之。先是木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閤家惶懼。聞萬生名。聖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席偃僕。某捺坐而實告之。萬生平意氣自豪。遂亦不辯。至日某乃懸彩于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疑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白如鳥墜。

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
揮之跡其一足天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
跡入于江中果大喜閉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便與女合卷
焉于是素鬼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
從此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
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金生字玉孫蘇州人設帳于淮館緝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蒼
雜夜既深僮僕盡散輒帶孤影一夜三滿將發忽有人以指彈飛
急問之對以乞火聲薪館僮啟戶則二八佳麗一婢從之生意

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長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以為鄰之奔女，懼行喪，極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去云：齟齬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震耶。婢既去，女笑曰：通室中無人，遂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啣明珠二粒，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生于女去時，選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蔭，昏不見掌，而送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岬

于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
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圍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結矣。
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笑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
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
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相絕耶。生
不敢復言。先是生有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
緣與女狎昵既久。肺腑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
除之。爾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
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昏我奴。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
耻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不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

為君遣婢南下笑。婢子疑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
戶，生急內入，女問何如，答曰：力不能擒，已宮之矣。咲問其狀，
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
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歛鬼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
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復啓余入，又驚
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
闔之。物驚嚙遁去，乃起啓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
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女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
復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有獲罪處，幸不終絕耶。
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故事。聞君捲帳，故竊來。

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竄金龍大王之如，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恣，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必使保母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此舉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年三十矣。又三十年，滿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髮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嘗晚若夢覺，一人捉塞葢中，既醒，則血殷床褥。而怪絕矣。生曰：我輩精河伯耳。群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逢見

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生躍從之。人
隨荷葉俱小。漸如錢而噉。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
孰前孰後。若在鼎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為害也。
○○○申氏

涇河之間有士人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
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
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怒曰。子欲活而忌辱耶。世不
田而農者止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乎。申怒與妻語相侵。妻
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西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
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于此。斷其繩。喘曰。盜

可以為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慮再矣。妻聞墜地聲。驚寤呼夫不應。蒸火覓之。見樹上縲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醃。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粟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管世家。向以搖尾羞。一故不屑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為。今且將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粥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槌。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出。日暮抵鄰村。遠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焰。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

垣下有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躡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默憶垣內為富室元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功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斷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鷄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膂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允翁有女絕惠美父母甚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懼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羞以告人惟多某婢媪嚴迫門戶而已夜既寢更不知誰何自而開入室則羣鬼皆迷婢媪徧逞之于是相告各駭以告翁曰戒家人操兵環繡閣室

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眠。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痴。良久始悟。公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頹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送之上座。使人繫龜于庭。而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夜不還。方且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聞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為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遂出。哭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

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于鬼神乎。已有貧民某乙。瘞臘向盡。身無完衣。身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探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刺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可復耐。意漸絕矣。忽見一人。偃偻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叟曰。身貧無長物。家絕食。適于婿家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視其絮襦。叟苦哀求。乙憐其老癯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說。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向。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持

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蓋道饑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獲獲
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離也前村有嫁女者營糶
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
炊餅聲知未寤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閤荷杖出行及二入乘間
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曷
汝奩妝悉在積中忘高舖來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
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槓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
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果傳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
約之曰再索之乃開槓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
燈火亮入先妣槓聞媪云誰已高矣于是母及女上榻息燭

乙急甚，乃作鼠窠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姐曰：勿壞爾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高啓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拔劍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獲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快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絮白挺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誌之。

○○○恒娘

都中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籍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愛之。朱不年，遂致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驛妾，朱後徙居，與常南狄姓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

十許妾僅中人言詞輕情朱悅之次妻荅拜見其室亦有小妾年二十許甚媚好鄰居幾年並不聞其詬辭一語而牧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位而已朱一日問恒娘曰予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豈欲易妻之名乎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為業。驅雀其融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為子謀之。朱從其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以周旋朱。拒之益力。于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徑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採

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紛纒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褲鞢履。斬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梳風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于笥中出紫履。共成之。訖。即令易着。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後渠來叩閤。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上下睨睇之。故笑異于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願作情態。

日未昏即起入房。閤扉眠矣。未幾。洪果來。數闔。朱堅卧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諫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閤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諷新婦。綢繆甚。教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語恒娘。恒娘閤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妾一媚。可奪而施之寵。况下者乎。于是試使脫曰。非也。病在外背。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頰。乃以秋波送婚。又艱然執犀微露。使朱致之。九數十作。始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媚習之。射無餘矣。至于床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

調喚。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過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扇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施赦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之樹何如。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妻。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作。獲而幸其所難遷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慕美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啻目。則似久別。忽睹舊妝。則如新至。譬有人驟得梁肉。則視糗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

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
遂為閨中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西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
生平尚敢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妻乃孤也幼遭繼
母之變常毒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運絕戀心以至于今
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噓早旦往
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橋新蓋易難之情千古不
能破其氣而變憎為愛之術逆得以行乎其間矣古
傳臣事君勿令人見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
有心傳也

○○○葛中

常天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
事如曹因假緡紳之困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
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
斧將墮尋與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即及老姬
在焉疑是貴家宅眷遂逐返暮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
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
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媼遇女即方坐石上相顧失驚
姬以身悼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仙人姬咄之
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惧女即微笑曰去之過山

而去。生返復不能徒步。意女即歸告父兄。必有詬辱相加。假卧
空齋。甚悔孟浪。竊幸女即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惧交集。
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回憶聲容。轉恍
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姬入持甌而進。
曰。吾家舊中娘子。手合鴛湯。其速飲。生駭然曰。僕與娘子。夙
無怨懽。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想思而病。不如仰藥
而死。遂引而盡之。姬咲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
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窓。試起。
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畫緣。但于無人時。虔拜而默禱之。
一日行去。忽于深樹內。覩面過女。即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

近更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
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
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亟而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
知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紅
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之子
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即與一素衣美人相對奕老嫗亦在坐
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漏已三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
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日復往梯先設
矣幸寂無人入則女即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
生揖曰自今福薄恐于天人無分亦有今夕也遂狎抱之纖腰

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日：好事多磨，遲為鬼蜮言
未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之，
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
為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
如此戀上，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出門而去，生出恨極，遂搜
枕簟室內，並無香奩，惟床頭有一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
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
恐，遂有懷刑之惧，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真其尋隔
夕，女郎果至，哭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不知其為寇盜也，生日有之，
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

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重、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賜，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宜要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于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人何必以姓名傳聞。姬何人，曰：柔娘。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等。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縻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去後金枕皆染異香，從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感之，不復思歸。囊

橐既空，欲貸焉。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癖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御財，何以為人乎？」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扳頭上簪，刺土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瘡口已見。女探入，出白銀近五十餘兩。生把臂指止之，不聽，又出數十錠。生強分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力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于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迎之。比至，則女

卽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
生窮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
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頤之曰
是有慧根前艱尤勝于君完婚有期妻忽天殞女曰妾妹
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耦
生請作伐女曰是亦何難生曰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
輕車費一姬之往返耳生恐前情發不敢從其謀女曰不妨卽命
桑姬遣車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婢下車使御者止而候于途
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卽宿車中五更
復行女郎卽計其時且使大器盛服而迎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

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園樓，生俯問有伏否，答云無伏，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西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太冠仰望無跡，闌然始散。后二年

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夫女何得置之不問未敢窮詰心切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詰訪世族並無魏姓于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其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萬巾紫也愈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視之女變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遂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

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原大如盤較尋常之舊巾玉版瓣猶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